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第拾壹號

(目要)

- 討論
- 民歌選錄 (三五首)
- 歌謠集錄 (三七首)
- 來函
- 來件

討論

常惠先生：

閱日刊，知執事近主歌謠附張，通俗文學，賴以保存，兒童文藝，賴以蒐集，甚善甚善。迭閱數期，皆聚英萃華之製，良所服膺，願有一疑，中心藏之，匪伊朝夕，願就執事探討之。世有所謂堆梁式的文學者，以其文字無結構組織可言，無中心寄託所在，以上接下，一味蔓延，有時冗濫不堪，青黃不續，即憂然中止，毫無餘味可言，其例舊小說及滑稽記載中多見之。(如京報小說週刊十九期凌雲所引兒女英雄傳一段)竊以文藝作品，首在意義與組織，如隨筆敷衍而下，信口開河，了無精義，又何貴有此等文字，文藝之信條如此，則歌謠為文藝之結晶，更何獨不然。近閱歌謠附刊所載，

間有類似此等堆梁文字者，即舉最近一例以明之。

歌謠第九期童謠選錄月光光：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唐。南唐沒得過，掠貓子，來接貨。接沒着，秀竹蒿，打利葉。利葉下落田，拾來做清研。清研沒低溜，拾來做鼎飯。……其他如草螟公，指甲花後段，一隻鳥、阿藍官等均類是。歌謠中如南唐，利葉，清研，鼎飯。……等字，均承上起下，堆梁成章，且通篇到底，均係此等做法，究嫌無意義組織中心之可言，不過因文生義，可以延之於無窮，然試就其憂然中止處，依樣續之，則斷者可以復續，此類歌謠，似絕無文學意味，與古歌謠如三百篇因比起與語句相疊而首尾意義仍貫通者終覺不類。竊以選錄時，近是類者，究非文藝佳品，不妨略備一格，而採取似宜稍嚴，陋僅之見，如能在討論餘欄中刊布，藉徵同志意見，尤所深幸。匆

促陳之，於侯明教。

戴般若

般若先生：

認承誇獎，愧不敢受，熱心指導，感謝萬分。先生不贊成「堆梁式的文學」，若僅論文藝，似是不錯。但要拿「民俗學」來論「堆梁式的歌謠」，就不然了。因為俗語說的好，「文從賸說起，詩從放屁來。」這正可以看出普通的人的心理來，本沒有什麼高深的思想和了不得的文學。就如夾雨夾雪是極重要的一首，差不多傳遍了國中，各省有各省的講解，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說法。不過他們都認爲有多大的寓意或迷信在裏邊；而在我們看着不值得一笑。確實說起來在「民俗學」裏實在有重要的關係。我以為先生與其說歌謠是「文藝之結晶」，不如說他是「民族心理的表現」。

要是再拿「兒童學」說，堆梁式的歌謠更爲重要。因為兒童在他剛會說話的時候，聽見旁人唱歌他就要學，可是他的記憶力又不強，每說頭一句，且想不起第二句來呢，所以這種堆梁式的歌謠容易記著，不使兒童著一點困難，簡直是兒童的無上的良品。就如：

- 咱們倆玩兒，打火鏢兒。
- 火鏢兒花，賣甜瓜。
- 甜瓜苦，賣豆腐。
- 豆腐爛，攤雞蛋。
- 雞蛋，雞蛋磕磕，
- 裏頭住着哥哥。

哥哥出來買柴，
裏頭住著奶奶。

奶奶出來燒香，
裏頭住著姑娘。

姑娘出來點燈，
燒了鼻子，眼睛。

這首叫我們看可有什麼意味呢，但是詳細的分析他的文詞：不過幾個名詞，又稍換了兩個動詞，就成了這一大篇。我小的時候聽見人家唱這首，一學就會了。成天價唱也不嫌「貧」，而且不知道裏邊有多少甜甜蜜蜜。又如

葫蘆菊尖兒，
睡花山兒。

花山沒，
睡推磨，
狼抱柴；
狗燒火；

貓兒洗手，
上炕捻餅餅，
你一個，
我一個。

大哥呢？
上樹了。

樹呢？
鑽了。

鑽呢？
小媳婦換棗兒吃了。

棗兒呢？
水沖了。

水呢？
和泥了。

泥呢？
砌牆了。

砌呢？
豬拱了。

豬呢？
剝皮了。

皮呢？
黏鼓了。

鼓呢？
小孩兒扛破了。

我們看這首，往深裏想，實在神秘極了。其實唱的人聽不理會。這一類的很多，一呀二呀，小二哥，月亮出來亮堂堂等都是兒童文學

中所謂「恰到好處」的。又如「童話」故意的用重複的句子，兩三回的說，所以我們也特別的注意這類歌謠。

上邊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是幾位教會的會員也與我同意，並命我代答。總之先生的眼光與我的不同處，就在「文藝」上和「民俗學」，「兒童學」上的差別。不知先生和別位同志以為如何，匆匆不盡，即祝文安。

常惠

民歌選錄

△雲南▽

昆明山歌四首

(孫少仙)

(一)

遠望小妹身穿綠，
手中提著半斤肉；
又想和你打平伙，
可惜人生面不熟。

(二)

遠望小哥身穿白，
手中抱著小書包，
又想和你同路走，
恐怕走了旁人說。

(三)

一出南門三市街，
又招椰子又開差，
開了多少好椰子，

困著多少燈倡妓。

(四)

一出西門大馬路，
輪船翻在大觀樓，
淹死多少好女子，
困著多少光光頭。

原注：前兩首，舊調的，後兩首，新調的。

△四川▽

酉陽四首

(鄭寶子)

(一)

大路不平石板路，
半盤蘿蔔半盤菜，
蘿蔔那有辣辣嘴，
家慈沒得野葱香。

(二)

天上青雲又起班，
金竹林內砍釣竿，
砍起釣竿無釣線，
一對鯉魚飄下灘。

(三)

一個小夥會唱歌，
鞦韆安齊後頭窩，
掃帚把做羊毛筆，
鞦韆常作人之初。

(四)

清早起來去趕場，
走到半路土地堂，

土地面前一碗水，
不知那碗涼不涼。

成都一首

(史紹芬)

三根蒜繩緊繫桂，
金盆打水綠鸚哥；
房中打扮王大姐，
一心要嫁王么哥。

川北一首

(藍夢九)

太陽出來緋緋紅，
熾炎樹上挂燈籠；
風吹燈籠團團轉，
火燒燈籠滿天紅。

蓬安一首

(全前)

太陽出來萬丈高，
情外出來檢柴燒，
我問情妹找那個？
情妹罵我燕兒毛。

原注(1)燕兒毛，
輕佻子弟。

△湖南▽

晃縣一首

(舒大楨)

山歌好唱口難開，
林橋好吃樹難栽；
白米好吃田難作，
鮮魚好吃刺難開。

鄧縣一首

(鄧益三)

杉樹又大抹又多，
那個欺負愛了哥；
欺負了哥愛不肯，
那個欺負愛了哥。

(1)(2)

官司有打牢有坐。

原注(1)愛，我。

(2)丫哥，情郎。

△廣東▽

潮州一首

(林醉陶)

渡頭溪水七丈深，
一尾鯉魚頭戴金，
一條絲線釣不起，
釣魚哥兒枉費心。

南海一首

(陳希夏)

八月十五是中秋，
有人歡喜有人愁，
有人樓上吹簫管，
有人地下歎風流。

平遠山歌十二首

(藍孕歐)

心肝相似山畫眉。(1)
笛恩唔倒用網圍。(2)(3)
網圍唔倒用銃打。
終久死在涯手裡。(4)

原注(1)心肝，女。

(2)笛，以術捕鳥。

(3)恩，你。

(4)涯，我。

(二)

橫雲唔起天唔光，
立冬唔過唔落霜；
心肝關係人家女，(1)(2)

唔敢包郎到天光。(3)

原注(1)關係，還是。

(2)人家女，處女。

(3)包郎，共眠。

(三)

半山坎上一匠田，
高車打水蔭旱田；(1)(2)
好田唔使高車水，
好妹唔使郎銀錢。

原注(1)高車，水車。

(2)蔭，灌。

(四)

上灰唔得慢慢搖，
塵惹石炭狠燒柴；(1)(2)(3)
塵惹洋船狠過水，
塵惹銀貨也愛嫖。

原注(1)塵，無。

(2)惹，你的。

(3)狠，會。

(五)

天上落雨起濛沙，(1)
看等心肝掌外家，(2)
左手車個洋籃子，(3)
右手擊個番洋傘。(4)

原注(1)濛沙，霧。

(2)掌外家，歸寧。

(3)車，手挽之意。

(4)傘，讀如「家」音。

(六)

想起世界麼相干，
東多銀錢也狠光；
東好名花都狠謝；
東好人情都狠斷。(2)

原注(1)東，很。
(2)斷，平聲。

(七)

蘭馨山上種子荒，
風吹日炙苦難當，
知得探花東辛苦，
唔當貞節起牌坊。(1)

原注：七八兩首，均係女子唱的。
(1)唔當，不如。

(八)

山歌歌來山歌高，
山歌唔使唱東多，
山歌唱得妹子倒，
耕田唔使用牛拖。

原注(1)唔使，不必。

(九)

心肝阿叔愚莫條，
東大事情妹抵當；
到裡法庭妹狠講；
使黑銀錢妹狠幫。(2)

原注(1)阿叔，女的情人。
(2)黑，用。

(十)

回上行下謝屋下，(1)
算去算轉十零家；
功名頂子都兩個，(2)
鴉片煙鬼滿廳下。

原注(1)回上，地名。
(2)功名，前清時賣捐監生。

(十一)

謝屋門口一渡橋，
老嫩大小任涯嫲，
奈隻賴子告作怪，(1)(2)
快快出來承拳頭。

原注(1)奈隻，那個。
(2)賴子，罵男子話。

(十二)

愚莫嫌涯鬼釘經，(1)
十七十八嫲到今，
標個都係人家女，
自都唔會嫲過二婚親。(2)(3)

原注(1)鬼釘經，身材小的人。
(2)自都唔會，從來沒有。
(3)二婚親，再嫁的女子。

平遠情歌八首 (空前)

(一)

入山看見藤纏樹，
出山看見樹纏藤，
樹死藤生纏到死，
藤死樹生死也纏。

(二)

半夜三更係正中，
妹在西來郎在東，
兩人交情難難捨，
可惜路遠信唔通。

(三)

心肝生得係斯文，
當唇牙齒白過銀，
一身沒個狗虱點，
怪得阿叔日夜焚。

(四)

日頭落山就轉東，
著屐過橋厭厭通；(1)
殮殮食個單隻筷，
奈得兩人湊一雙。

原注(1)厭厭通，橋的搖擺。

(五)

柑子跌落古井深，
一半浮起一半沈，
愚係愛沈沈落底，
莫去浮起痛郎心。

(六)

阿叔姓藍係靚鈕；
妹子姓謝係落花，
妹個因緣有涯分，
當得上京中探花。

(七)

妹係個邊郎雨邊，(1)(2)
隔河隔海讓得前，(3)

歌謠集錄

燈心拿來擇船過，
妹係敢過郎敢連。

原注(1)個邊，對面的地方。

(2)兩，此。

(3)讓，奈。

(八)

自都唔會到兩坑，

鴨子麼叫妹麼聲：(1)

鴨子麼叫歸裏藪。(2)

妹子麼舞出裏坑。

原注(1)麼聲，沒有唱歌。

(2)藪，巢。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娘是路邊草，

還是老婆好。

(通行直隸完縣)

麻尾雀

麻尾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溝裡，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通行直隸安平)

(張萃)

(張贊助)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後頭，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通行直隸隆平)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將娘攔在山溝裡，

媳婦供在炕頭上。

(通行直隸束鹿)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道後，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燒餅，果子，細粉湯，

不吃，不吃，又盛上。

(通行直隸西陵)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剗後，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燒餅，槍子，細粉湯，

不吃，不吃，又盛上。

(通行直隸完縣)

(趙廣麟)

(潘紫池)

(陳雲階)

(臧玉海)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將娘背在北山外，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燒餅，菓子，細粉湯，

不吃，不吃，又盛上。

(通行直隸完縣)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他娘要吃乾燒餅，

沒有閑錢補窟窿。

他媳婦要吃大甜梨，

明天就是城裡集。

(通行直隸威縣)

小老鴿

小老鴿，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老娘要吃焦燒餅，

麻有閑錢補粥籬，

媳婦要吃大秋梨，

明兒後兒去趕集，

打了把，削了皮，

梨核兒扔在竈火裡，

老娘看見了不的。

(通行京兆武清)

大公雞

(張萃)

(劉重修)

(夏蔭圃)

(天二)

大公雞，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老娘要吃糖燒餅，
那有閑錢補雀籠；
媳婦要吃大糖梨，
打着燈籠去赶集。
東集沒有到西集，
西集買了大糖梨。
走到門口削了皮，
慢慢吃，慢慢吃，
別教梨核卡着你。

(通行直隸天津)

麻衣鶴

麻衣鶴，尾巴長，
娶了媳婦不用娘。
把娘扔到山溝裏，
娶婦放在炕中央。
親娘要吃大甜梨，
那裏有閑錢補雀籠。
媳婦願吃芝麻糖，
趕明集上買兩筐。

(通行直隸冀縣)

麻野鴿

麻野鴿，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到山溝裏，
媳婦背到炕頭上。

親娘要吃糖燒餅，

那裏有閑錢補雀籠，

媳婦要吃漿水梨，

趕明就是大營集；

梨核扔了炕洞裏，

芝麻塞了堵縫裏。

(通行直隸藁城)

花野雀

花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不要娘。

把娘背了山後頭，

媳婦背了炕頭上。

娘要吃乾燒餅，

沒有閑錢當窟窿。

媳婦要吃大甜梨，

明日趕個李槐集。

梨核擲在炕洞裏，

芝麻塞在堵縫裡。

(通行直隸廣宗)

麻尾雀

麻尾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後頭，

把媳婦兒抱在炕頭兒上。

作盤菜，作碗湯，

媳婦，媳婦你先嘗。

(通行直隸清苑)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溝裏，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烙白餅，裹紅糖，

媳婦，媳婦你嘗嘗。

(通行直隸饒陽)

麻野雀

麻野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溝裡，

把媳婦背在炕頭上。

烙白餅，捲麻糖，

媳婦，媳婦你先嘗，

我去山溝背咱娘。

(通行直隸趙縣)

麻野鴿

麻野鴿，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到山後頭，

把媳婦背到炕頭上。

烙油餅，裹麻糖，

媳婦，媳婦你嘗嘗。

俺不嘗，

俺去山後頭瞧俺娘。

俺娘帶著破克浪，

(劉紹白)

(張達夫)

(孔襄我)

噲噲，好年景！

(通行直隸沙河)

麻野鴉

麻鴉野，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在山後綠，

做下飯，你先背，

唔往山後綠看咱娘。

咱娘變個屎蚰蟻，

哭一場，叫一場，

免教旁人論短長。

親戚朋友來吊孝，

他們流淚我暗笑，

瞞著閻王不知道。

(通行直隸完縣)

山老鴉

山老鴉，翼巴長，

口了媳婦忘了娘。

把他娘撇了山溝裏，

把他媳婦背了炕頭上。

(通行山東濰縣)

山老鴉

山老鴉，額子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老娘拋在山口裏，

媳婦放到炕頭上。

(張華)

(郭德勛)

(朱鑑堂)

媳婦吃個大甜梨，

到明兒就是城裏集。

老娘吃個酥燒餅，

那有閑錢填窟窿。

(通行山東恩縣)

白眼狼

白眼眼，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他娘要個大熟梨，

那有閑錢補單鞋；

他媳婦想吃個大鮮魚，

起個五更趕個集。

打了鱗，剝了皮，

香油煎的透酥的。

他媳婦就笑，他娘就叫，

狼在窩裏發咆哮。

白眼狼，尾巴短，

小狼又抓瞎了大狼的眼。

(通行山東歷城)

山老鴉

山老鴉，尾巴長，

娶啦媳婦不要娘。

娘背山坡，

媳婦背被窩。

(通行河南武陟)

麻衣雀

麻衣雀，尾巴長，

(省立二中)

(魏玉璜)

(丁肇青)

娶了媳婦忘了娘。

娘說話，狗臭屁，

媳婦說話心中意。

(通行河南鄆縣)

花喜鴉

花喜鴉，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娘在草科裏，

媳婦在被窩裏。

(通行江蘇銅山)

小麻雀

小麻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烙麥餅，捲沙糖，

媳婦，媳婦你背背。

(通行安徽濉陽)

麻雀子

麻雀子，尾巴長，

討了老婆不要娘。

娘是路邊草，

還是老婆好。

(通行江西南昌)

紅公雞

紅公雞，尾巴長，

討了老婆不認娘。

娘講話，不算數，

老婆講話句算句。

(疊維元)

(劉成山)

(胡祖樹)

(真耀南)

娘要吃個糖饅餅，
他說無錢懶得理。
老婆要甜炒梨，
早早起來趕墟。

(通行廣西……)

來函

常惠先生：

歌謠收到，謝謝！

去年寫信託各友人徵集雲南歌謠，現已得了一封回信。歌謠一册，同時交郵寄京。可是信已收到六日，而歌謠却杳無下落。因郵局之靠不住，使我望眼欲穿！此次寄歌謠給我的王德周君，是我中學時的同學，滇西廣通人。他因病輟學，回家後專攻古詩和音樂以自娛。他來信說：「……得信後，白天買些糖菓，約些小孩到花園裏來，他們在唱，我在寫；晚上略備烟茶，請些唱秧歌的人來，他們一面說，一面唱；我一面聽一面寫。七日而稿成，四日磨清。但那些唱秧歌的女人們，一位都請不來；如能來，每人至少也有千把首。」「龍燈調」我只知譜面不知詞。時當臘底，大家都在奔忙，不便多麻煩人，只好等正月間混入燈場裏去，聽一聽即可抄寄……此番抄歌謠，把我的詩學大大長進一步……與其讀扭扭妮妮帶通不通的新詩，不如聽這些歌謠遠清脆爽耳……」止讀此信，可知他寄京的歌謠，至少也在兩千

首以上。措乎郵政先生不幫我們起勁，奈何，奈何？——雲南遍地是匪，郵差時被搶劫，如此小冊歌謠也遭難，那真冤呀！

先生前請 開王君言，有一同鄉集有歌謠三千多首……可惜不得一見云云。王君所指的同鄉，就是袁不鈞——百舉先生。他是好幾年前的北大文科畢業（？）生。他在雲南當一師教習，在雲南文學界上很有聲望，可惜去年死了。他的老兄弟袁不濟君，和我是同校的好朋友，前已寫信去問他，并寄去貴會簡章一份。如何之處，請他直接通信到貴會。

遠隔萬里的歌謠趕不到，只好把在此地所搜得的二十首奉上，勉強敷衍。

每期歌謠，我都想多買幾張，可惜不另賣。不識能獨立發行否？不勝企禱！祝撰安！

張四維

四維先生：

蒙寄不少的歌謠，多謝多謝！

我們最盼望，最羨慕幾千首雲南歌謠，好容易要到手一點了，不幸半路又失落了。不但「那真冤」而且懊惱之極。先生能否再給王德周先生寫封信，讓他再給我們抄一份來，或是原稿也可。這回千萬寫信說明用掛號寄來，就不至於失掉了。

那位王先生搜集兒歌的手術很好，因為大凡小孩子總是愛吃糖果，所以他們見了吃的一定給唱。最好是設法再把女人們唱的秧歌多找些些首來才好呢。

先生會說雲南遍地是匪，不錯，我有許多朋友說想回到家鄉裏往民間去搜集歌謠，但是因為土匪的原故，始終不敢，怕被他們給綁了票兒去。從這裡又想起來，不但官府與歌謠為難了，連土匪也是的，豈不可笑！

又提到袁不濟先生，他並沒有給我們來信，那麼還是請先生再給他去封信，問問他能不能把那三千多首給我們。如果肯，千萬請掛號寄來。

歌謠由十號起，以後每次寄上六份，如不敷用，只管來信要，或是前幾號也成。我們贈閱報的人時常來信說某號沒有寄到，却實我們很經心的寄去。但往來都是郵局不起勁的原故。敬頌文安。

常惠

來件

三月十九日

收到黨家斌江西新建歌謠六則

收到章臣瑜安徽和縣歌謠二則

收到彭基相安徽和縣歌謠四則

二十一日

收到黃樸湖北漢陽歌謠四則

二十二日

收到黨家斌江西河南江蘇歌謠七則

收到劉真如安徽揚陽歌謠九則

收到邵純熙浙江歌謠十二則